

現代華人的雙文化自我 與雙重陷落

陸 洛 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聖戰士經歷千辛萬苦，穿透森林中的重重冷霧，闖過魔宮裡的道道險障，始終堅定的目光投注在岩壁深處那熒熒之光，聖杯（Holly Grail）如夢似幻，召喚著虔誠的探尋者走向救贖。這將是旅程的終點嗎？還是幻滅的開始？

另一個時空，同樣的執著，「自我」是心理學的聖杯嗎？還是奴役人心的偏執？聖杯的全知全能，神祕魅惑，源自信仰，心的力量；正如心理學家相信「自我」應是所有心理歷程的原始啟動碼——心的決定。問題是：現代華人的「自我」究竟是什麼？我們還相信什麼？

一、現代華人真有「雙文化自我」嗎？

先來看看當今主要華人社會中俯拾可得的兩類社會現象吧。

（一）現象一：個人主義蔚為風潮，以「表現自我」為名，什麼都不奇怪

從早期的「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跟著感覺走」，到晚近的「在愛情中，不被愛的那個，才是小三」，以個人主義之名，所有道德規範棄之一邊，個人私慾甚囂塵上，凌駕一切，「我」

最大，好像幼稚狂妄的本我掙脫了潘朵拉的盒子，放浪形骸，滿足過後，棄之如敝屣，毫無道德羞恥之心。這樣集體式的倫理瓦解，道德淪喪，只是青年人的離經叛道、過度西化嗎？這其實是膚淺的個人主義的借用，以一種不負責任，沒有罪感的生活態度，曲解了個人主義最核心的「當責」（*accountability*）的概念，藉此逃避集體主義社會中本來存在的「社會義務」（*social obligation*）的約制。時至今日，華人社會中最核心的倫理關係——人與人之間以禮相待，互換義務的承諾，變成一段段衛生紙般用畢即丟的情慾關係，激情過後的孤寂，該是深重的自我疏離，而不可能是當初追尋的自我救贖。

再深層一點檢視，這樣的個人主義風潮之所以成為風潮，其實還拜從眾心理所賜。在台灣社會裡隨處隨時可見從眾現象，三不五時定會出現人氣商品、網路美食，排隊、口碑是消費者決策的指標，害怕落伍、跟不上流行是人生決策的心理機制，集體主義文化中人云亦云的自我認知模式不僅依然存在，反而變本加厲，現代華人依然在乎別人的眼光，依然時時在人際比較中定位自己，依然害怕從綿密的人際網絡中滑落，只不過，人云亦云之「云」與時俱進了：你沒智慧型手機？遜！你三年沒換工作？玩完了！這樣集體焦慮的大發作，真的是追求自我的獨特性，展現自我的價值嗎？當「素人變明星」儼然成為每一個素人的夢想與唯一追求時，這其實是從眾式的個人主義展演，以一種盲目認同、隨波逐流、相互取暖的心態，跳過本應觸及靈魂深處的自我探索（*soul searching*），結果當然是完全誤解了個人主義所謂的「真我」（*true self*）之深意，而僅能以山寨版的「秀出自我」聊以自慰了。

不論是膚淺的個人主義的借用，還是從眾式的個人主義的展演，深層的原因都在於社會現代化及隨之導入的個人主義價值系統

皆非華人社會內生的歷程，而是在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的權力結構中被強加的、催生的外發歷程，混雜著船堅炮利的凌辱和本來無一物的無奈。更重要的，西方國家以數百年走過的內發性現代化歷程，在華人社會被壓縮成短短幾十年，缺乏發展性的醞釀、準備和蛻變，沒有完備社會建制的結構性支撐，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沒有核心、沒有結構、沒有靈魂的山寨仿製品，外觀再怎麼維妙維肖，不過是一種實用主義的拼貼、組裝與鑲嵌，真正名符其實的應稱之為「個體與人的斷裂」——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生物體，有知、情、意的心理個體，在東、西方文化的交匯處隨波逐流被帶著漂流，已完全失去了對自身社會與文化中「人」之意象的瞭解與認同，是一種文化被掏空後的個體的存在。

(二) 現象二：國際化成為流行，以「接軌世界」為名，行複製西方經驗之實

這個現象在庶民生活中的表現與「現象一」頗為相似：崇洋媚外。沒有黑人非裔種族被迫害經驗與集體憤怒意識的青少年，在台北街頭大跳嘻哈街舞；缺乏英國士紳貴族薰陶與清閒從容心態的粉領上班族，在大飯店的自助餐廳裡排隊搶食下午茶。光怪陸離，不倫不類，除了幽幽嘆口氣，還能說什麼？這個現象出現在精英世界中，影響就更為深遠，令人很難微笑置之了：台灣和快速竄起的大陸學界都以西方（美國）馬首是瞻，在「趕英超美」的口號下，砸重金鼓勵以量計價的學術出版，一時間人人衝刺「唉唉叫」論文，有本事的單兵突圍，有計謀的巴結國外大牌學者，以 OEM 模式做苦工換取在 top 期刊上的版面位置；更厲害的採生產線模式，壓榨博士生、碩士生，用期刊論文換取學位門票，很快衝出量產的論文數目，名利雙收，進入權力核心，又獲得更多資源挹注，成為學術

「托拉斯」。說穿了，這其實是低價值的學術複製，最大得利者是輸出知識又備受尊榮、名利兼收的西方學者，能通中文又保有人脈的華裔學者更具利基；最大的受害者則是華人社會的人民，如上述用生產流程複製的社會科學知識，徒具科學的形式，卻無知識的本質，與本土文化脫節，與當地人民生活脫節，除了換取 KPI 評量過關與學術資源分配額度外，對人民福祉可謂毫無助益。糟糕的是，學界「失落的一代」在缺乏創造動力、喪失學術主體的制度下儼然現身。更有甚者，急功近利，用數據衡量學術品質，強化了蠢蠢欲動的自利動機，投機取巧，鑽制度漏洞，玩出版遊戲，背棄學者良知的現象一一浮現，這可能不只是失落的一代，更是迷失的一代。

不論是 OEM 式的低價值複製，還是機會主義式的權力遊戲，深層的原因都在於華人學者身處國際學術圈的邊陲，要在頂尖期刊上爭一席之地，不得不屈從西方學術的遊戲規則，以西方理論為圭臬，以西方學者為標竿。明知這樣生產出來的知識只在西方學術的「微世界」中能一圓其說，與華人現實的生活處境差之萬里，仍不得不為，「創造」出成篇累牘，沒有意義、沒有功用、沒有感動的「知識」。再深層一點檢視，華人學者不諳西方哲學，缺乏厚植的西方文化底蘊，又未曾培養獨立、有紀律的思辨能力，不知如何創造理論，只能將技術鑽研精透，當然就出現「資料驅動」（data-driven），方法至上（將統計玩到走火入魔）、內容空洞的學術怪相。其實對念到大學才開始接觸社會科學的學者，「科學」只是一種形式上的知識，與生活脫節，與其他知識系統脫節，真如一葉浮萍，沒有根，沒有歸屬，也沒有承載，是一種「知識」與「實踐」的斷裂。下次若聽說某位心理學家帶孩子去「收驚」，也不必太驚訝了吧！

在近年的自我研究中其實也一再出現這樣難以解釋的「怪異現

象」(anomie)。例如，Oyserman、Coon 及 Kimmelmeier (2002) 著名的整合分析就指出：美國人與東亞(包括華人地區)民眾在個人主義及集體主義價值上的差異遠不如預期的大或穩定。Leung 與 Bond (2004) 的跨國/地區調查更發現：大陸民眾已是最具個人主義價值觀的華人群體。我們的近期研究也發現：不論是台灣還是大陸，大學生還是一般社會大眾，在現代化相關的信念上都有「超英趕美」的現象，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兩套價值觀已近乎並駕齊驅(陸洛，2007；Lu, 2008; Lu, Kao, Chang, Wu, & Zhang, 2008)，完全呼應了前文所描繪的社會現象與潮流。不過，華人真的認同且內化了個人主義價值嗎？還是，受測者只是對去脈絡、無條件的價值陳述句，進行語意理解與順從反應(配合填答問卷)呢？這樣的實徵研究到底告訴我們什麼知識？

行文至此，其實心中滿是無奈和掙扎，宛若在進退維谷、無人知曉的狹縫中受困 172 小時，只能用「壯士斷腕」來脫身嗎？本土心理學的實踐行過四十載，到了不惑之年，還是到了中年危機？「自我曼陀羅」是救贖的聖杯，還是另一座海市蜃樓？出路在哪裡？聖戰士與聖杯間隔著萬丈深淵，那熒熒之光暖暖地召喚著，閉上眼，縱身一躍吧，a leap of faith，相信吧，信仰會引領這飛身撲火般的一搏，或許，「彼岸」並不在「彼岸」，而在「此岸」與「彼岸」之間的另一個空間(a space between spaces)；自我的雙重陷落或許已開啓了另一個天地，讓現代華人擺脫愁城，讓華人心理學家體悟「雙文化」的可能性不必是「2」。容我用最近在執行「華人的觀與我觀：跨學科及跨文化研究」之子計畫十一「華人雙文化之人觀與我觀——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的心理學觀點」(陸洛，2011) 中完成的一組焦點團體討論資料，來一窺台灣華人如何在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兩難與夾殺縫隙中，力圖自我救贖般地走出一條統整

(integration) 之路，找到真正「自我核心」，讓「自我曼陀羅」再趨完整，而非分崩離析。

二、走出自我的雙重陷落

參加這組焦點團體的人共有 6 人，4 男 2 女，介於 21 至 32 歲，都擁有大學以上學歷，團體討論的主軸是「自我」及「人我關係」，成員分享日常生活中與人互動之經驗及深層信念。下面的議題在團體討論的中段導入，此時團體成員間已建立了相當程度的信任感及參與意願。

「自我核心是什麼？」問題一出，團體成員的疑惑立即浮在臉上，原本已相當熱絡的討論氣氛馬上沉寂下來。研究者（筆者）見狀補充說：「所謂自我核心就是有了這個才叫你，拿掉這個就不算不是你」（對應逐字稿 p. 9，L26-27，以下同）。「自我核心」的討論雖然啟動困難，但之後卻激發出相當豐富的內容，這一段也是團體成員自我揭露最深刻，相互挑戰最激烈，澄清解釋最具體的，這一段的逐字稿綿延 8 頁之長，在整份 39 頁的文稿中占了近五分之一的篇幅，經過分析，有關「自我核心」的範疇有兩個：「不可分割」與「自由意志」。

（一）自我核心就是「不可分割」

P2（團體成員編號 2，以下同）率先以自稱「無賴」的方式回應研究者：「我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我』」（p. 9，L36）。所謂「無賴」應是 P2 體認到這樣的回答並未提供實質的訊息，有些投機。但有人以如此戲謔的方式率先發言，也打破了團體的沉默。P6 即立刻承認：「這也是我第一個想到的」（p. 10，L2），但當研究者要

求進一步解釋這個「我」是什麼的時候，P2 為難地說：「我如果講了，那就不叫核心了」（p. 10, L4），旋即立刻宣稱：「最核心就是不可分解」（p. 10, L6），而她在前面討論中所提到的自我定義，甚至尚未表述的自我定義均是從這個「核心」衍生出來的。但究其「最」核心的部分，P2 只好苦笑說要「再想一想」。

總之，「自我核心」這樣抽象的問題最先引發的幾乎都是困惑與焦慮的情緒，同時讓人陷入煞費思量的深刻自省。大多數人首先意識到的是「不可分割」這一範疇，即自我核心便是「我」，是不可分割（解），不知如何講述，甚至有種不該講述的顧忌，彷彿太具體的描述真會破壞了「核心」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但「核心」仍是有具體表徵的，那就是林林總總的自我定義。

（二）自我核心就是「自我意志」

有了 P2 的暖場之後，大家還是達成了自我核心是「可以被描述」的共識，且在各自的描述、闡明、解釋、澄清，及彼此的挑戰、爭辯、結盟、認同中，形成了「自由意志」這一共同範疇，雖然其意涵和內容可能因人而異。

P4 最先提出「自我核心」的內涵是「思想」和「心靈」，但旋即補充其實「最」核心的應該是「心靈」，因為「思想是經由心靈的（產物）」（p. 10, L25），而他的顧慮只是怕「心靈」太過抽象。可見「自我核心」的論述似乎有著內在的兩難：太具體，缺乏含括性，有失「核心」的本意；太抽象，又難以溝通，讓他人明瞭和體會。

其實「自我核心」論述的困難對某些人而言還不止於此。由於「自我核心」包含著個人最深刻、最重要、最私密的人生體驗及信念，而當如此的體驗與信念與「聽者」不同，即較為特殊時，常有

「不足與外人道也」的感觸。而在焦點團體中說出，既需要自信與勇氣，也需要成員間的結盟與支持，更需要團體安全信任的包容。在本段討論中，P2、P3 及 P4 的基督教信仰，以及 P5 的從軍經驗皆是相當獨特且深邃的。

P2、P3 及 P4 在先前討論中均已表明基督徒的身分，且「我是基督徒」均在他們的自我定義中，足可知此一信仰對他們的重要性，自然在討論自我核心時，這也是一個不可迴避的焦點，但對於團體中其他非此信仰的成員，他們著實費了一番工夫解釋相關的概念與體驗，三人的結盟、支持、彼此認證，以及與其他成員的對立、矛盾，最後得以彼此尊重，包容差異，使團體的動力歷程展露無遺。

P2 一直苦思其「最」核心的部分是什麼，終於率先破冰地提出：「我的上帝就是那個『我』」（p. 13，L42），因為自從一開始思索「人—我關係」時，她就「不覺得上帝是他人」（p. 13，L41），但是她「很難告訴大家說，我不是上帝，但是我覺得就是跟上帝有很大很大的關係」（p. 13，L42-43）。此間語氣的保留，乃至延宕了一個多小時，方提出這個一開始就縈繞心中的關鍵論述，實在充分反映了「不足與外人道也」的遲疑。而 P2 還是唯一與所有團體成員，包括研究者均熟識的人。可以想見，當她引發話題後，P3 和 P4 的釋懷與認同感是如何強烈了。

P2 認為：「上帝對我有一些計畫，我做的每樣事情，在祂的計畫裡都已經預定好了。但是我還是有我自己選擇的那個權力」（p. 13，L43-p. 14，L1）。P2 進一步解釋她先前對自我「最」核心描述的遲疑，是「因為這個我的成分，有很大的部分是屬於上帝，就是祂計畫的一部分」（p. 14，L3-4）。但她堅稱「上帝不是他人」，因為「跟上帝在一起沒有那種被束縛，被牽著（的感覺）」（p. 14，L15-16）。這個自我核心雖然是「上帝的計畫」，但 P2 一再強調

的是「上帝給我的那個自由，自由意志的那個選擇」（p. 14，L14-15）。雖然 P2 承認上帝「祂在塑造我」（p. 14，L18），「祂會告訴我什麼是好的，我還可以去選擇說我要不要做，對，這個我要不要做，依然在祂給我的選擇裡面」（p. 14，L23-24）。

P2 的這番證詞引起團體中非基督徒信仰者的好奇、不解與困惑。P5、P6 最先發難，追問 P2 的「上帝計畫說」的涵意，並試圖迴避「上帝的計畫」這樣的基督徒概念，將之拉回到非基督徒的生活經驗與知識系統中。與 P2 相識最短的 P1 在沉寂一陣子後終於加入這樣的努力。研究者亦指出「上帝計畫」與「自由選擇」的矛盾，以激化團體動力。P2 則以基督教的「時間理論」來回應，「上帝的時間是超越我們人的那個時間，所以上帝並沒有時間的差異」（p. 14，L40-41）。她再一次強調：「我會發現我走的路是上帝為我預備好的，可是每一步，我都有選擇」（p. 15，L2-3）。研究者於是提出「兩個時空」的假說，一方面將基督教的概念世俗化，另一方面意圖逼迫 P2 釐清其自我核心是上帝還是自己。研究者假設「有一個生活的時空，每個人皆在其中實現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那個自由意志只是上帝的一個恩賜，我們都可以在生命中做自己想要的決定，只是我們不知道，這個決定也許是上帝要我們做的；而在另外一個世界，上帝則是遠遠的高高在上的看著我們」（p. 15，L4-8）。P2 在研究者的追問下，幾經思索，終於確認其「最最」核心的自我是在上帝之於她的那個超然關係之中的：「因為我覺得只是講自由意志的話，並不是只是在講這個核心，這必須要跟上帝有關係的」（p. 15，L14-15）。P2 此時也同意了研究者的結論：「假如說你的自我可以完全沒有他人涉入的話，那也一定有上帝涉入」（p. 15，L16-17）。

P3 在加入與 P2 的結盟時進一步闡釋這兩個時空應是「平行」

的，「因為我們知道後者（上帝）的時空是我們要追求的，但是我忍不住還是走自己的，可是我們知道後者是好的，所以就是要不斷的努力，相信選擇，就可以提升到後者」（p. 15, L31-34）。此時，P3 以「選擇」這個概念將「上帝計畫」與「自由意志」統一起來，兩者的辯證關係因而得以彰顯。

P4 此時也加入支持 P2 與 P3，他不僅認同 P2 所講的自由意志，也贊同 P3 所用的「平行」概念，並長篇大論的補充說：「上帝不只創造基督徒，祂當初也創造一堆人。所以上帝不只安排了基督徒的生命，祂同時也安排非基督徒的生命」（p. 15, L37-39）。他繼而以走「迷宮」做比喻，強調「上帝能夠幫助人類去達到那個目標（走出迷宮），但是在這段路當中，每個人都有選擇的自由權力」（p. 16, L6-7）。當研究者追問 P3 和 P4 的自我核心中是否有「上帝」時，P4 始坦承他先前所謂的「自我核心即是心靈」中的「心靈就是上帝在創造人的時候，給人很寶貴的能力」（p. 16, L11）。P3 也表示對 P2 所講的「生命經驗裡有上帝」頗有同感，並進一步指出他的「自由意志其實是上帝賦予的思考」（p. 16, L25-26）。簡言之，P2、P3 和 P4 三個基督徒的「核心自我」皆是上帝賦予的「自由意志」。

P5 漫長的軍旅生涯對他具有深刻的意義，他也深以軍人為傲。在討論中他直陳：「我最核心的，我覺得是我看世界的態度，跟世界看我的態度」（p. 10, L34-35），而這個「世界」含括了「我以外的所有人」（p. 10, L39），即所有與其有接觸、有互動、有關係（包括將來可能有關係）的人，雖然不必有特定對象，但一定是預期將會對他產生影響的人。

當研究者追問「我看世界」與「世界看我」何者重要，可否再「最核心化」時，P5 則回應兩者是「不斷的在互動的，之所以我怎

麼看世界，完全是由來於別人怎麼看我，會改變我，再怎樣去看世界。還有當別人、這個世界對我有什麼期待的時候，我會用不同的方式去因應」（p. 11，L11-13）。P5 承認在「我看世界」與「世界看我」之間常有矛盾和差距，而他「可以接受這個差距，並且去調整它，去適應它。可是當然，接受不見得做得很好，但是我深刻的體會到這兩者之間的確有差距」（p. 11，L36-39）。而在如此深刻的「差距」體認之下，P5 還是覺得他必須去「適應環境」，因為「在我的環境當中，沒有人會來適應你」（p. 11，L44），並且宣稱：「我已經很適應它是不適應我的」（p. 12，L20），「我甚至可以說是被團體塑造出來的」（p. 12，L23），而且在「我的成長過程當中，它不但塑造我，也塑造我的未來」（p. 12，L31-32）。團體對其自我核心的塑造，皆具有形和無形的力量，「我很深刻的感覺到說，我現在所想的好像是這個團體要我想的，我跟這團體想的一樣。我如果沒有照這樣子的話，就會不適應在這裡。或許換一個角度講，因為我很接受它給我的價值觀，所以我在這個環境適應得很好」（p. 12，L39-42）。顯然，十四歲從軍對一個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而言，嚴格的軍事化訓練，不僅訓練了一個克盡職守的職業軍人，更雕塑他整套的「家庭觀」、「性格」、「態度」、「人生追求的目標」等等，也唯有經過如此的內化，他才能在軍隊這個特殊的團體中適應，且以此為榮。而軍隊「塑造我去聽長官的話，而不是塑造我去做對的事情」（p. 13，L12-13），這樣的為人處事原則，對於他適應各種環境，包括軍隊以外的情境相當有用。簡言之，當塑造 P5 的軍隊，經由內化變成了一個「內發的團體」，P5 的「自由意志」便是統一「我看世界」與「世界看我」的辯證關係之關鍵力量。

其實 P6 是在此次的討論開始率先提出「自由意志」為「自我

核心」的人 (p. 10, L29), 「要不就是你自己就知道你是這樣, 要不就是人家給你的這樣, 你也覺得說你就是這樣, 要不就是你自己就是選擇你要怎樣」 (p. 10, L31-32)。簡言之, P6 的「自由意志」是由「知道、接受和選擇」來表現的。P1 也相當贊同 P6 的說法, 但堅持她一貫的原則: 「我覺得我的自我核心就是對自己負責」並一再強調: 「因為我覺得就是接受了, 會對它負責」(p. 17, L5-7)。

總之, 用「自由意志」這個範疇可以含括所有團體成員所論述的「自我核心」, 唯「自由意志」因個人的生命經驗及信仰脈絡而有不同的內涵及展現。三位基督徒著重的是用「自由意志」來追求「上帝計畫」的實現; 職業軍人 P5 強調的是用「自由意志」去統一「我看世界」與「世界看我」的矛盾; P6 認為「自由意志」是「知道」、「接受」、「選擇」人生的歷程; 而 P1 則以更抽象的「負責」概念含括了知道、接受和選擇的歷程。

(三) 自我核心會變嗎?

團體成員大多認為「自我核心」一旦形成, 是不會變的。這樣的「心理恆定」在 P2 看來「就是我這一生的生活的指導原則」(p. 39, L3)。P1 也覺得「不需要變啊, 我覺得我的核心不變, 我接受了我就會去負責」(p. 39, L13-14)。P5 雖認為他的「自我核心」就是「變」, 改變自己去適應環境, 但這個「變」作為指導原則還是不變的。

不過, 也有人承認某種程度上的「心理彈性」應該存在。P6 認為「自我核心」尚不清楚時是可變的。P4 認為「自我核心」也許不變, 但生命歷練還是會「修剪」自我核心的表現方式。即便是一貫堅持己見, 不太顧忌他人觀感的 P2 也不得不承認, 「遇到不同的狀況, 我可能會去修正一下我做事的方法」(p. 39, L8-9)。

以這個議題的討論作為結語，「心理恆定」與「心理彈性」似乎是辯證關係的兩面，彈性地調整為人處事之道，正是為了維持個人的「自我核心」不被壓抑或踐踏；而堅持「自我核心」也為彈性的「做人之道」提供了合理的動機與價值。

至此，我們應該可以樂觀一點地相信，華人有足夠的智慧在適應環境與堅持自我的天秤上找到最佳的平衡點，能保有彈性地處理個人主義價值與集體主義傳承之間內在的衝突，走出一種「折衷自我」（陸洛，2003），擺脫「正」與「反」、「全」或「無」的迷思，用「合」來統整兩套文化價值系統的要求與權利，既非全盤否定，亦非照單全收，而是創造性地因個人需求、個人處境、個人認同活出自我的統整，到達那個「空間」：a space between spaces。或許這麼流動多變、交錯往復的心理歷程只能用質化分析來呈現，用心靈閱讀來詮釋，但也無礙，只要相信，自我會找到出路，本土心理學的研究也會再現曙光，追尋聖杯的旅程是值得的。有一天我們能真正自信地說：「走過墳墓，站在上帝的面前，我們是平等的！」

參考文獻

- 陸 洛 (2003)：〈人我關係之界定——「折衷自我」的現身〉。《本土心理學研究》（台北），20，139-207。
- 陸 洛 (2007)：〈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的自我觀：概念分析與實證測量〉。《美中教育評論》（美國），4，1-24。
- 陸 洛 (2011)：〈華人雙文化之人觀與我觀——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的心理學觀點〉。國立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主辦「華人的我觀與我觀第三年成果學術研討會」（台北）宣讀之論文。
- Leung, K. (梁覺), & Bond, M. H. (2004). Social axioms: A model for social

beliefs in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Advanced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6, 119-197.

Lu, L. (陸洛)(2008). The individual- and social-oriented Chinese bicultural self: Testing the theory.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8, 347-374.

Lu, L. (陸洛), Kao, S. F. (高緒繁), Chang, T. T., Wu, H. P., & Zhang, J. (2008). The individual- and social-oriented Chinese bicultural self: A sub-cultural analysis contrasting mainland Chinese and Taiwanese. *Social Behavior & Personality*, 36, 337-346.

Oyserman, D., Coon, H. M., & Kemmelmeier, M. (2002). Rethinkin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Evaluation of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 3-72.

完稿日期：2011 年 08 月 24 日

作者簡介

陸 洛：英國牛津大學心理學博士。現職為國立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 商學研究所教授。研究興趣主要圍繞著壓力 (stress)、主觀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文化」、「自我」及職場健康相關的議題展開。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已發表中英文期刊論文一百餘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論文一百餘篇。策劃、編、譯、著學術專書二十餘冊。luolu@ntu.edu.tw。